



◎ 大理国浪子:只有亲身来到这里之后才相信:古朴优雅的大理,真的能使来到这里的人沉醉在他(她)的怀中甚至忘却归途!即使身体已经回到了家里,可心却留在了那个遥远的地方,一直念念不忘地牵挂着,牵挂着,直到再次回到他(她)的怀中!

◎ 道遥刘强:大理的云,犹如股市,变幻莫测也……坐在秋千上晒太阳,发呆,这就是大理的生活。

◎ 大理听海小筑海景客栈:大理有很多这样的年轻人,他们不需要有长远的理想固定的收入,他们只爱不停地行走。从北方到南方,从冬天到夏季。饿了吃了,困了睡。很少有人说得清楚,他们为什么要流浪。他们给人的印象是逃离,逃离家园逃离责任,但这样的逃离又何尝不是一种寻找自我的回归?把自己交给脚下的道路,自己就是自己的远方。

◎ 杨菲朵:半夜,想大理,听说冬樱花都开好了,在它去的地方,都觉得不如大理美。想起大理的冬天,就温柔得像少女。那么想念,以至于多少提起这个名字,它已经成为我的秘密。



第9期 | 策划 何显耀 刘清华



大理市荣获2013中国最佳休闲小城
12月9日,2013中国(国际)休闲发展论坛暨“第三届中国十大休闲城市”榜单在北京公布,“第三届中国十大休闲城市”和“2013中国最佳休闲小城”一一揭晓。第三届中国十大休闲城市为丽江市、桂林市、三亚市、杭州市、青岛市、昆明市、成都市、南京市、大连市、扬州市,2013中国最佳休闲小城为大理市、婺源县、凯里市、凤凰县、如皋市。“中国(国际)休闲发展论坛”是经求是杂志社批准,由求是《小康》杂志社发起并主办的年度休闲盛典,集国际性、权威性、学术性、互动性和多元化于一体。论坛对大理市的评价是:苍山之麓,洱海之滨,南诏古国,佛道胜地,风花雪月的大理历史悠久、山川秀丽,苍山洱海珠联璧合,文明古都极具神韵,自然风光秀美迷人,民族风情多姿多彩。

(来源:美通社)

大理市拟调整苍山景区门票价格 为有效保护苍山生态环境,充分发挥苍山景区旅游资源,不断提升景区档次,大理市拟对苍山景区门票价格进行调整,拟由现行的每次30元调整到每人次40元,调价幅度33%。同时,苍山景区门票价格调整听证方案还提出了门票优惠措施:身高1.2米以下或6周岁以下的儿童,年满70周岁及以上,或持有《老年人优待证》的老人,持有效证件的离休人员,现役军人、残疾人实行免票;对军队退休干部、学生及未成年人实行半价优惠。当地居民日常休闲、锻炼,可购买月、季、年度门票,并实行优惠。

(来源:大理日报)

大理市少艺校和下关四小被列为州白剧传承基地 目前,州白剧院白剧传承基地授牌仪式在州白族文化传习所举行,大理市政府和州文化局对大理市少艺校、下关四小进行白族传承基地授牌。白剧是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中具有典型地域文化特征的优秀剧种,也是白族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,历史悠久,民族风格浓郁独特,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,2008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(来源:大理日报)



11月29日,对于龙泉寺来说,是一个从未有过的日子。

汪峰和张树先,在此邂逅;伤痕摇滚和白族田埂调,在此邂逅。在场的还有大理古城复兴路和人民路的音乐屌丝们,天南地北的调调,让龙泉庙每一块石头、每一株小草都血液涌动。

大理鹤庆分甸南甸北,甸南人斯文,甸北人会做生意。当你走进甸南小院,再清贫的人家,都会收拾得井井有条,三五盆花、一两块铁画银钩的扁额隐透着文气书香;甸北院子有点财大气粗的感觉,电脑冰箱一应俱全,只是电脑上布满灰尘,旁边衣服袜子堆了一堆,极随便的。甸北人还有一大特色:风流。二十年前,月亮街上,手电筒光一束束

交织成网,田埂调像一只只青鸟,来回穿梭在夜之间,为甸北姑娘和小伙传递爱情,龙头三弦在一旁煽风点火,把不爱的也煽爱了,相爱的就更是如火如荼。

义朋村是最典型的甸北村子,在辛屯镇,龙泉庙属村里的本主庙,甸北最有名的歌手张树先就在义朋村,他的洞经古乐队逢年过节就在庙子里演奏。

张树先的音乐是从义朋村开始,向甸北、鹤庆、大理、云南、北京和日本蔓延的传奇,像风一样。白族田埂调在他身上集大成,他的三弦和调子,被鹤庆不太识字的村妇称之为“割心割肝的那种”。田埂调苍凉,在大理所有民歌中,最为悲怆,

没有之一。龙头小三弦弦板和弦线都用金属制作,这让它和苍洱地区以及剑川的大三弦、尼龙弦相比,细腻中更显坚韧而富于质感,紧贴人心。三弦弹奏间隙,当张树先那一声带血的歌喉如红杜鹃向苍穹绽开,说不清是调子的苍凉还是歌声的花木马尾摇摆几天就是二胡。张树先父亲的四胡拉得远近闻名,他曾花十斗大米,换过一把邻村人制作的三弦,那位制琴师傅早已作古,那把三弦却还收藏在张树先家中,成为他众多三弦中琴龄最长的一把——八十余年。就是这把三弦,和张树先一起,弹出甸北,弹出鹤庆,弹出大理,弹到北京音乐学院,还曾被日本三弦大师相邀到日本切磋技艺,尽管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,但精湛的三弦弹奏已然征服了日本三弦高手。

印象是县城钟鼓楼毛主席高高举起手臂的贴画。

张树先从未上过学,但对音乐无师自通,三弦、二胡、笛子演奏技艺炉火纯青,还会制作各种乐器,门口削一段竹子凿几个眼就是笛子,蛇皮梨花木马尾摇摆几天就是二胡。张树先父亲的四胡拉得远近闻名,他曾花十斗大米,换过一把邻村人制作的三弦,那位制琴师傅早已作古,那把三弦却还收藏在张树先家中,成为他众多三弦中琴龄最长的一把——八十余年。就是这把三弦,和张树先一起,弹出甸北,弹出鹤庆,弹出大理,弹到北京音乐学院,还曾被日本三弦大师相邀到日本切磋技艺,尽管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,但精湛的三弦弹奏已然征服了日本三弦高手。

当白族田埂调邂逅伤痕摇滚

— 音乐人汪峰大理采风纪实

◎又凡 摄影报道



就在这一天,张树先的名气招来了汪峰,汪峰招来了活跃在大理古城复兴路和人民路的音乐屌丝们。确切地说,是旅游卫视“我是探路者”栏目的4集专题片——《探寻大理音乐的十字路口》,让张树先的白族田埂调邂逅汪峰的伤痕摇滚,于是出现这样的场面:一头鹤发的民间老艺人张树先,用一片树叶吹响了当红摇滚歌手汪峰的《怒放的生命》,那应该是一片充满生命韧性的老叶,在很多叶子相继凋零的冬天,任由张树先熟稔地吹出一个个原本激荡的音符,那些音符经过树叶的清凉,竟然含着细腻和忧伤了;来自波兰的吉他手,在英国琴师的伴奏下,唱起了家乡的民歌,大理南诏古乐协会的大本曲传承人杨老师用笛声相和,吹的是《金花花哟遍地开》,笛声悠扬,与波兰民歌浑然一体;人民路138号乐队主唱小贱把吉他弹得手舞足蹈,闭着眼陶醉在自己的原创民谣中,敲非洲鼓的女孩梳着大理人都知道的“脏辫”,据说编脏辫的小店原先生意并不好,有一次天后王菲光顾后,开始火了,现在店里还挂着给王菲编脏辫时的照片;洞经古乐队的老人也不示弱,一大早鼓、锣、钹、木鱼、二胡等20多种乐器敲拉弹奏起来,表演的是《云》……

这样的场面可忙坏了摄影师、记者和围观的人。摄像师是旅游卫视“我是探路者”栏目的团队,有专职跟拍汪峰的,有拍全景的,有拍特写的;记者们又要拍音乐人,还要拍摄制式的拍摄过程,相机要拍,手机要发微博,电池不够了又要忙找电源充电;围观的是些村子里的老人,车队师傅,不断有村民进来,问:是古乐队请来这些老人吗?大理纸媒官方微博就更热闹了:汪峰,本报给你头条!

那时,龙泉寺头顶蓝天如洗,石宝山高耸入云,成坝的桑条在冬阳照晒下温暖得滋滋作,有点干,一条黄土路在车子过后尘土久久不息。黄土路另一头就是张树先的村子,结束了龙泉寺的汇演,经过黄土路就是张树先家。

那天下午,汪峰挽着张树先的手,一起走过一条细窄的村间小路,走向张树先的家。

汪峰1971年出生于北京,1976年开始学习演奏小提琴,1984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,1988年受罗大佑、李宗盛等影响开始音乐创作,1990年随学院交响乐团出访欧洲及亚洲各国演出,完成本科学业进入中央芭蕾舞团任副首席小提琴师后,汪峰却发现这不是自己想要的职业和生活,辞职转型为职业的摇滚乐手,为鲍家街43号乐队发起人,中国新摇滚乐的代表人物之一,被

称为“音乐才子”,多次荣获国内各大音乐颁奖典礼的最佳男歌手、最佳制作人大奖。汪峰说:摇滚是一种态度。

今年9月13日,汪峰宣布与第二任妻子章子怡结婚,与章子怡传出恋情,11月9日在其演唱会上深情告白:“我想象有一天,公众人物的爱也能得到你们的祝福,我们不用戴着墨镜出门,能像正常人一样手牵手购物,我想象有一天,我能抱着你,对你说出我的爱,我要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……”

多年来,“没有头条命”、“抄袭事件”、“砸场机”、“禁唱风波”等等,可以说,汪峰的生活和他的音乐一样,并不平静,媒体和粉丝在关注他的音乐的同时,更关注他的生活,说不清是有意炒作还是无辜一次次成为舆论焦点,只是热闹过后,无论怎样熙熙攘攘,当《怒放的生命》、《存在》、《青春》、《北京,北京》、《再见青春》一首首掠过我们的耳朵,难忘的是他犹如轻轻开一点音响,底气无限的嗓音,纯净,充满磁性,富于穿透力。他的歌总是告诉人们如何享受孤独,听起来异常舒畅,像在做深呼吸,又像一个人抛弃所有生活的繁枝末节,在漆黑的夜里独自走一段长长的路,远离尘世嚣扰,简约干净得只剩下自己上路的心情,以及头顶一颗一颗璀璨的星星。

到张树先家了。门是白族老式的那种,由石头和黄土砌成,门头一株枯瘦的老树落得不剩一片叶子,在宝蓝色的天空下显得宁静致远。进门,一群小黄鸭趴在小院一角晒太阳,簸箕里的红辣椒被阳光照耀得闪闪发光,两条黑狗,一条藏獒,一条土狗,一高一低地叫着,向汪峰表达它们独有的问候。

二人入座,就在堂屋前,是条二人凳,汪峰想了想移开坐到一个草墩上,比张树先稍矮。这样两代音乐人,一老一少,一南一北,一个传统一个前卫,一个民族一个国际,因为音乐的牵引,促膝而谈,进行着他们人生中极为难得的交流。

田埂调再次响起,龙头小三弦第一次绽放张树先的心声,高扬时如激流喷溅,低回处像窃窃私语,细腻中如泣如诉,奔放里野马脱缰。难怪有一年上海音乐学院几位教授到张树先家,一板一拍记下《田埂调》谱子,弹出来却不是张树先的那种,无奈只得遗憾返沪。或许,他们能准确无误地记录一个个音符,却无法记录弹奏时瞬息万变的情感,以及那种音符之外的生活阅历和百味人生?

汪峰说,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民间音乐时听到过类似洞经的音乐,老人们的演奏非常珍贵,一定要好好传承;而田埂调很像国外一种叫Bluse的音乐,那也是一个柔柔听上去已经有五十岁——那也是内心的沧桑吗?我们不得而知,但却能轻易发现,其实汪峰和张树先的声音里有着相同的东西:苍凉。尽管这两种苍凉一个来自城市,一个来自乡村,一个来自锦衣玉食的云端,一个来自面朝黄土的大地,一个更多的是城市和现代人生活的迷惘,另一个更多的是生活的底色和命运的悲剧色彩,然而有意思的是都殊途同归。

于是我们终于不得不相信:汪峰与张树先的邂逅,绝非偶然。



(来源:新华网)

国斌 杜文斌 徐川 摄编